

医案医话

漫谈风引汤之应用

河南省民权县卫生学校 蒋正文

风引汤为《金匱·中风历节病篇》之附方，其组成与用法原文载：“大黄、干姜、龙骨各四两，桂枝三两，甘草、牡蛎各二两，寒水石、滑石、赤石脂、白石脂、紫石英、石膏各六两，右十二味，杵，粗筛，以韦囊盛之，取三指撮，井花水三升，煮三沸，温服一升。”有关本方之主治，诸书见解不一，如《金匱》云：“除热瘫痫”；《医学纲目》则作“除热癫痫”；《诸病源候论》又有：“脚气宜风引汤”之载；《外台秘要》风痫门引崔氏云：“疗大人风引，少小惊痫瘈瘲，日数十发，医所不能疗，除热镇心，紫石汤（方与本方同）。”笔者喜以此方用于临床风证，此方妙在以大队寒凉质重之品相伍辛散温热之桂枝、干姜。如此配伍不仅可制诸石药物沉降之性，亦可发挥其疏通经络，解表祛风之功。

曾治一韩姓患者，男，60岁，工人，有高血压病史十余年。三月前因突然昏仆、半身不遂住院治疗月余，方得缓解。近十余日，血压又渐升高，眩晕复作，连服中药镇肝熄风汤十余剂，虽血压见降而眩晕如故，且反增心悸气短、体颤项强、恶寒肢冷、大便溏薄等症，故于1979年12月上旬前来求诊。症见：神志

恍惚，情绪急躁，右半身麻木，步履不稳，头痛头晕呈阵发性发作；舌体歪颤，舌边尖稍鲜红，舌根部质暗紫，苔薄黄，脉两尺滑实有力，关部沉细，寸部细微；测血压200/180毫米汞柱。患者当责之于肝风内动，风火相煽，然时值严冬，寒气当令，且患者年迈体衰，气血阴阳俱虚，以镇肝潜阳之重剂孟投，非但内风不熄，反致损气伤阳，风寒乘虚内侵。其症兼心悸气短，体颤项强，恶寒肢冷，大便溏薄，舌质暗紫，关脉沉细、寸脉细微，正乃明证。内风之治，虽当以镇潜为法，然亦当因人、因时、因证制宜。故当益气温阳，平肝熄风，内外兼顾为治，仿风引汤加减。

药用：党参9克，附子6克（先煎），干姜6克，桂枝9克，细辛3克，滑石9克，羚羊角粉0.6克（冲服），紫石英9克，赤石脂9克，吴萸4.5克，炙甘草3克。

服药五剂，四肢转温，大便复常，项背已舒，头痛头晕大减。察其舌质暗淡，舌边尖稍鲜红，苔薄白，切其脉寸关尺三部趋平，唯左部滑缓，右部弦细，乃守方加龙骨6克，牡蛎3克，蜈蚣3条，续服七剂。来日复诊，步履已稳，且食增神爽，诸症大减，切其脉细滑充

（接上页）

我十分赞同李超荆副教授的意见，区别由下丘脑、垂体、卵巢、子宫哪一环节发生问题，然后有针对性的加以治疗，有时能取得出乎意料的疗效，具体治法主要来自唐吉父教授之经验，这方面我不再重复，但有一点体会，即治疗要有耐心，常在治疗数月不效，医生和病人都将失去信心时，如能再坚持一下，即能取得疗效。

对人工周期疗法，我认为实无益处，除少数因心理因素引起之闭经有见恢复者外，多无大效，在停药后即又闭经，故还应采用中药扶正培本，气血双补，滋补肝肾，和营通经，或疏肝调气，化痰利湿，活血化瘀等治疗之，一旦获效，其疗效比较巩固，且随着月经的恢复正常，精神、体力等全身状况也可有显著改善，这是中医治疗的优点。

盈,察其舌颤已除,舌歪有复,舌质淡红而润,唯舌边尖仍稍鲜红。遂于原方去附子、细辛、羚羊角粉,加葛根6克,全虫1.5克。续服十余剂,诸症若失,血压降至130/80毫米汞柱。

1983年4月下旬,又治一赵氏妇,57岁,农民。自述有高血压及风湿性关节炎病史四年余,屡服中西药乏效。最近一医予小续命汤治之,初服肢体觉舒,精神转佳,续服二十余剂,反觉眩晕加剧,肢体烦痛,故易医求余。症见:眩晕耳鸣,头部胀痛,两目昏花,少眠多梦,且腰膝痠软,肩臂难抬,大便秘结3~4日一行。望其舌体胖大,边有齿痕,舌边尖鲜红无苔,舌根部质见暗淡,苔见薄黄;切其脉滑实有力,测血压220/170毫米汞柱。患者素有高血压与风湿病史,当属内外风相兼无疑。缘由辛散温热诸品耗其阴血,外泄其气,扰动内风所致。故非但痹阻未解,内风已趋嚣张。法当安内攘外,熄风蠲痹。宗风引汤加減。

药用:桂枝9克,干姜4.5克,生石膏18克,生龙骨6克,生牡蛎9克,寒水石12克,滑石6克,大黄3克,紫石英9克,赤石脂9克,生甘草3克。

方用大量之石膏与桂枝相伍,意在辛散蠲痹除热。以寒凉重坠之龙骨、牡蛎、寒水石、滑石、大黄合甘温质重之紫石英、赤石脂者,因其既具镇静熄风之功,亦有通涩兼顾之效,通则可泄内蕴之邪热,涩则可敛欲散之正气,故可使邪热得出而正气不泄。佐以少量之干姜者,因患者虽舌边尖鲜红无苔,然舌根部质见暗淡,故证虽系风火相煽,实蕴寒热错杂之机,佐干姜辛散温热之性,则既可温阳散寒,亦可协桂枝、石膏以疏滞通络,和畅气血。

服药五剂,肢痛除,眩晕减,大便通,切其脉右滑左弦,察其舌质淡红而润,苔薄白。乃守方去龙骨、牡蛎,加川芎3克,蜈蚣3条。续服五剂,诸症大减。此后渐经调理,先后共服三十余剂,血压复常,诸症均除。

1982年11月下旬曾治一于姓患者,男,

47岁,农民。素有癫痫病史十余年,且常年余一发,发则三五日即止,止后一如常人。然此次复发于田间,经半日后方被人发觉救治,苏醒后即见身热身痛,右侧半身不遂,口眼喎斜,且神志昏谵,言语蹇涩。体温38.5℃。一医以补阳还五汤加代赭石、石决明、龙骨、牡蛎、牛膝等镇肝熄风、化痰通络之品治之,药后非但诸症不减,且身热加剧,身痛不得转侧,故来余处就诊。切其脉弦实有力,两寸稍沉,关尺浮盛;察其舌颤而歪,舌边尖鲜红无苔,舌根部质暗淡,苔白薄;询其小便黄赤,大便不畅;触其四肢欠温。辨证认为,此癫痫合并偏枯之证,虽当责之于肝阳上亢、风火夹痰扰动经络,然亦不可否认外风夹寒内袭之因。故外邪不除而泥于益气通瘀与镇肝熄风之治,必致外邪内陷愈深,与内外相激则狂飙莫测。法当辛散驱外,镇熄平内,表里兼顾为治,仿风引汤加減。

药用:麻黄4.5克,桂枝4.5克,干姜6克,细辛3克,生石膏18克,僵蚕6克,寒水石12克,滑石6克,大黄3克,紫石英9克,赤石脂9克,生甘草3克。

方以辛凉之石膏、僵蚕合辛温发散之麻黄、桂枝、干姜、细辛,则可驱邪清热、通络活血;伍予寒凉质重之寒水石、滑石、大黄,则可清泄内蕴之热;辅以甘温质重之紫石英、赤石脂,意在镇静安神、固敛正气。此系外邪内陷,激动肝风而风火相煽,故治以辛散驱邪、清泄蕴热为主,外邪得除,蕴热得解,则肝风渐熄。故本方暂不用平肝熄风、滋阴潜阳之龙骨牡蛎类药物,恐其因重镇而碍邪外出。

药服三剂,身痛速减,体温复常,神志已清。察其舌颤已除,舌质淡红而润,舌边尖微有鲜红;切其脉滑而有力,寸关尺三部俱平。乃守方易干姜为生姜6克,并加生龙骨9克,生牡蛎6克。续服五剂,二便复常,食眠俱安,且言语已较流畅。此后仍以上方与蜈蚣、地龙、全虫、南星、鸡血藤等祛痰活血通络之品随证加減,共服药四十余剂而康复如常。